南臺舊聞

南臺舊聞卷十三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風節

嚴延年遷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焉敬憚　前漢書

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憚等分行天下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遯　後漢書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

驄馬京都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同上

楊仁字文義拜侍御史明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入宮仁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得令入益都耆舊傳

朱穆為侍御史時桓帝臨雍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即劾奏抵罪公卿皆憚曰朱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歷代名臣傳

穆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及康叔殁喪之如師闕義

梁冀驕慢不悛侍御史朱穆以故吏奏記諫將相大臣

均體元首共輿而弛同舟而濟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不納穆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後漢書

李膺死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難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後漢黨錮傳

鄭太守公業遷侍御史大將軍何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兇惡必危朝廷明公以親

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 後漢書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涉世雄談

种暠為侍御史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决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

歴代名臣傳

劉璥為侍御史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璥正色詰之彰以后親呵璥曰我不能截君角耶以御史著法冠有兩角也璥作色曰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何以敬耳索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為解釋乃止

晉書

晉永和三年遣侍御史俞歸至凉州授張重華大將軍凉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以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已纔為大將軍未肯受詔歸曰聖人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輕重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鑑語經世編

魏元嶷誣廣陽王深降賊收錄妻子宋遊道為訴得釋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 遊道領書侍御史文襄疑黃門郎溫

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北史

鹿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欵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强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備陳士馬之盛與梁話盟契訖同上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戚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北史柳彧傳

李義琛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此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唐書

御史王義方奏李義府犯狀帝怒黜萊州司户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旬有六日不能去奸

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職官分紀

姚崇用齊澣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職林

宋璟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日知錄

孔華歷監察御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　韓琬拜監察御史先天中賦絹非時人多逃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移檄罷督乃聞詔可白孔六帖

張仁愿武后時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

太子遨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唐書

御史韋思謙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揺山嶽震懾州縣誠曠職耳又嘗曰大丈夫居正色之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保妻子之臣耳同上

中宗時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奏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同上

王志愔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人吏畏之呼為皂鵰御

史同上

李朝隱還侍御史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讙騰朝隱無避屈同上

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倉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取收之同上

崔咸為侍御史穆宗復以裴度為司空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棲楚附度耳語咸舉觴罰度

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樓楚不自安趨出左右莫不壯之 山堂肆考

令狐楚鎮滑臺日於僧中見蔡京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懾可以勸學因陪學於相國子弟後舉上第作尉畿服為殿中侍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繡衣之稱 唐詩紀事

張靄為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帝見所奏乃常事遂大怒靄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鑿墮靄二齒靄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靄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宋史

明道二年尚書議莊獻莊懿太后升祔省官帶內外制兼三司副使移文不赴監議御史段少連以為官帶近職一時之選宜有建明不當反自高異乃奏議事不集以違制論從之宋禮樂志

唐介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　出知揚州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言路時潞公再當國亦言頃介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願如中復言召之宋名臣言行錄

傅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同上

罷莊敏公籍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罷公天子御史耳　山堂肆考

張戩為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劉摯事仁宗為御史裏行嘗召入對因問曰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極言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學安石　讀史節

范文忠公鎮為諫官趙清獻公為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荆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神

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荊公請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宋賢事彙

劉孝叔名述神宗時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剴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施注蘇詩

錢顗為殿中御史裏行以論事忤旨得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得為御史今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為附會以求美官即拂衣上馬去顗家貧母老怡然

無諂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捲地不知寒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宋史節要

王素既升臺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宋名臣言行錄

杜莘老遷侍御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强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名臣言行錄別集

杜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

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 宋史

沈畸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擬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 宋史列傳

呂午為御史初李左丞相深以周葵之言為疑曾言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伯可謂獨立無黨者 同上

呂頤浩欲援陳槖為御史約先一見槖曰宰相用人乃

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

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同上

紹興中顏師魯爲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内殿宣引且

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

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

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爲法今其人朋

邪爲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

羞與爲伍命乃寢同上

林大中紹興末除御史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

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守職固如聖訓然必

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章數上不報大中求去朱熹貽書朝士曰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同上

蕭服召爲將作少監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堲讒說灑灑數百言徽宗謂有諍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同上

馬伸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汴京陷金人立張邦昌集百官環以兵脅之俾推戴衆唯唯伸獨奮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會統制官吳革起義募兵圖復二帝伸預其謀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臾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爾欲吾稱臣耶即

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 宋史

道夫言察院黄公鈇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 文公政訓

李衎為侍御史以外戚掌兵柄爭之不得力求罷家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惟從二蒼頭架上聚書萬卷號曰樂菴 崑山縣志

王縉為監察御史擢侍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

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沃君心者高宗甞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續晨鐘集

趙岍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時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以為常今宜杜絕其源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塤試進士皆為第一者日知錄

陳思濟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

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拂袖而出元史列傳

呂思誠拜監察御史劾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同上

蘇天爵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同上

泰不華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帖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泰不華率同

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加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 同上

余闕轉中書刑部主事與當路議不合拂衣竟歸復召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言多峭直無忌或勸之稍遜以避禍闕弗荅 同上

教坊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朶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朶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可也西僧爲佛事內廷醉酒失火

朶爾直班劾其不守戒律延燒宮殿震驚九重撤廻傳旨免其罪朶爾直班又執不可一日間傳旨者八乃已

又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仗節死義不污於寇宜首旌之以勸來者同上

魏卓洪武時任監察御史激濁揚清廷臣所憚因言大事忤旨臨刑上曰御酒同卿飲餘乃不肯僥卓應聲曰能為忠臣死不怕帝心焦卒就戮南京都察院志

洪武時王朴起御史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令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

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明史列傳

崔灝洪武時擢監察御史出按惟乘一驢所至貪吏皆望風遯去繼有詔下海采珠灝得三石未嘗以顆粒私己時同事者二人俱以匿珠賜死海上灝獨得歸 南京都察院志

周觀政洪武中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再三不容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缺廢欲令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 同上

高翔洪武中為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僇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帝召翔翔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翔 同上

凌漢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之嘉歎 同上

御史王彬巡按汀淮駐揚州與鎮撫崇剛嬰城堅守守將王禮謀舉城降彬執之及其黨繫獄剛出練兵彬修守具晝夜不懈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illegible]品左右憚力士莫敢動禮

弟崇賂力士毋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燕師彬與剛皆不屈死同上

魏冕建文時為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約同僚十人即殿前毆之幾斃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靖難後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同上

金川門失守建文出亡程濟碎高帝遺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即為帝祝髮

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痛哭仆地俱矢隨亡 明紀事本末

鄒朴建文初仕周府諫王邪謀錮獄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歸省聞魏冕死亦不食死時稱永豐雙烈 同上

曾鳳韶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以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鳳韶使北平請罷兵歸國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

之邦素負剛鯁之性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吾學編

燕王入御史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寧甘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又董鏞不知何許人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觀望不力戰鏞輒露章劾之城破被殺家戍極邊明史

監察御史鄭公智坐方孝孺黨召見不屈死之戍其族同時御史連楹王度董鏞魏冕甘霖林英王彬鄒林王

珗丁志方巨敬謝昇皆死難 明紀事本末

何文淵永樂時為監察御史經貴州楊宣慰謁以銀器文綺笑而却之來嘉丞以鄉誼遣子間道遺金詞曰行必贐禮也且道遠地僻無知者文淵正色拒之愧而退後名其館為却金館 南京都察院志

鄭惟桓永樂中拜監察御史蹇諤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冤訊出之陳懷白金為報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耶竟却之 同上

靳義任北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平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得其情吏民懷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

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同上

粱軫永樂時授御史巡按直隸所至激烈有指揮抵法託鄉人餽金硯一夜明珠五叱之出同上

周新初名志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名訐事攻監察御史敢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明史列傳

嚴孟衡初為邑諸生一御史至部行慶節禮適天雨拜庭上孟衡厲聲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御史瞠目視之復厲聲曰怒目視君大不敬也後登永樂乙未進士授御史正色立朝屢疏大臣不法剛正嚴毅人不敢

干以私 類纂

洪堪少登進士授監察御史以年少辭俾冠豸歸里永樂中召入臺彈劾不避權勢同僚有餽雙白鷴者却以詩曰白鷴本是山中物何事飛來到栢臺 同上

彭朂為御史執法不阿受知宣宗數鞫疑獄有緋衣之賜甞被誣下法司鞫之得白上笑曰朕知小彭御史豈有此耶 明名臣記

陳祚宣德時起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義帝怒曰蠻㖞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湛作皇帝乎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

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九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釆云同上

于謙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為傾聽顧佐為都御史待僚屬甚嚴獨下謙以為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明史列傳

左鼎居官清勤卓有聲譽御史練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為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同上

陳鑑宣德時擢御史宦官王振用事趨者如市鑑獨不往振中傷之枷於國門先是有冤者得鑑以白至是為鑑奏請乃得釋 使職文獻

羅學古吉水人以御史出知清化州清化在交趾新附遠夷朝士所憚公亦以忤旨故遷而土酋黎利叛攻清化公累戰卻之會成山侯王通欲亟還遂私約黎利拔吏士歸公怒誓以死守黎利益攻公公死戰大破之 天山錄

蕭鑾為御史歷宣德正統彈劾權勢重獄經臺訊者家口百餘晨暮告究鑾白都御史王文俾鑾詳讞文讀貨

剛狠不欲平反語鑾曰人罪不可輕出御史好為之鑾雪其冤文推案大怒曰御史輕出人罪法當誅鑾曰罪無辜於死地法當爾耶即當奏文懼乃從之 山藏文獻

陳詠正統時拜南臺御史敢言不為身計母疾嘗糞母死詠哀毀死年才三十六囊無一錢同官棺殮之耿清惠九疇歸其喪薦紳道奠者相望王尚書竑祭詠而亡其楮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一錢死安受此楮為

南京都察院志

正統九年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 明紀事本末

薛文清公瑄為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答云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禮後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稱歎不已王振聞其名薦擢大理寺少卿或邀往拜正色對曰安肯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 臣鑒錄
陳選以會試第一人授監察御史督學南畿試卷明書諸生姓名并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時韓襄毅守制家居頗尚崇飾聞陳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司尋改提學會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陳獨長揖直怒曰爾寧大於都御史耶陳曰提學何可比都

御史但宗主斯文為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詞氣嚴正凜不可犯直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自後不必來見陳乃徐步出同上

陳選初授監察御史會藁正以論文達謫官抗疏救之時宰不能難也既出按江西布按長貳以例素服入謁公顧曰此即為恭非憲綱體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何獨殺於御史前乎於是郡縣各自飭成憲維謹天山錄

孝宗嗣位湯鼐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

國家大事奈何留中已而安斥罷亦出畿輔印馬明史列傳

弘治中包澤為御史巡按湖廣風裁嚴峻奏罷藩臬不職者勒王府侵田歸之民置參將趙昇儀賓葉璉於法所至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巨璫齊性怙寵横恣聞澤按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閻羅包老擒爾矣類纂

陳鎰王文同為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愧甚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言行彙纂

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終養疏曰慈闈衰邁夕照

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陛下憐母子孤苦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上許之續晨鐘集

陳茂烈母老乞養力供甘旨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朝廷以其養母清苦命月給米三石辭曰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始受之臣鑒錄

馬繼祖弘治中擢留臺御史持重勵風節時二臺長交訌公劾免之臺中肅然留臺一時有三馬御史人有德駿惡之謠而公以德馬稱南京都察院志

胡節巡按山東振肅風紀時論韙之適逆瑾擅權納賄節無所饋忤瑾捕下錦衣獄搒死瑾敗贈光祿少卿使職文獻

御史蔣欽偕同官上疏劾劉瑾時方夜屬草燈下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得非先人之靈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出於壁欽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

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被杖創甚欽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　南京都察院志

御史涂貞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託取海物侵奪商利貞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貞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竟死獄中　明史

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

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 明紀事本末

熊卓弘治中拜監察御史值雷震養鷹坊疏陳時事帝嘉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卓其一也 明史列傳

御史王時中抗疏論瑾瑾嘶之識名於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廢弛極意振厲總督劉宇瑾私人也常以贓吏囑時中不從瑾既憾時中宇復譖之瑾矯詔逮

繫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李東陽援之得釋明紀事本末

吳學擢御史條上十事著爲令武宗甚重之常呼爲長面御史巡按河南勦賊有功授二子千户劉瑾惡之請老歸金匱縣志

周期雍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爲瑾斥者悉起而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鈺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等未得錄期雍請皆召用明史列傳

丁丑秋七月上欲度居庸關幸上谷雲中御史張欽諫

阻疏凡三上至八月朔忽報駕至昌平即欲過關是日欽令分守指揮孫璽閉關南門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駕欽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職守乎俄千户閻岳至南門傳旨欽捧璽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收其扃鑰手自持之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手刃之岳不得入還報上壯其節回鑾獵昌平而還名臣應諡錄

日下舊聞御史本姓李張其母姓也正德辛未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歷官工部右侍郎卒葬州城南黄泥溝曲周王尚一鴞序三疏刊行稱其無尺寸之業貽子孫清德尤不易及也

范輅清軍江西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奏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盡一臣以為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言 明史

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張曰韜兼綰府縣印不為辦彬黨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部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他事縛君命曰韜乘巳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

禁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 同上

楊爵除御史條陳時政五事忤旨廷杖下錦衣衛久之上憫其無他即獄中賜布衣一襲日給米一升尋放歸同年相識者醵金相贐爵飄然不顧而去 使職文獻

嘉靖時御史楊爵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筍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疏詆符瑞繫獄五年後神降於乩帝感出獄未踰月尚書熊浹言乩仙之妄帝怒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

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盡處治家事爵立屏前呼婦白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觀者為泣下比至繫鎮撫獄桎梏加嚴及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爵忠臣者詔急釋之 明史

吳悌授御史按河南伊王典楧驕橫憚悌遺書稱為友悌報曰殿下天子親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友王愈憚之 同上

御史馮恩以劾御史大夫汪鋐等論斬會審時鋐故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鋐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死我鋐怒欲拳之

恩應聲愈厲左都御史王廷相謂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宜壞祖宗法又謂鋐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鋐乃止猶置情真二字恩囊三木挺身出觀者嘖嘖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鐵膝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為四鐵御史南京都察院志

宋邦輔擢監察御史吏部尚書汪鋐為馮恩所攻欲殺之疑邦輔恩黨中傷落職還家躬菲薄以厚養其母妻甘井臼子樂樵牧雖瓶無宿儲家人相對了無慼顏使職文獻

汪文輝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傾陷紛更苛刻求勝四事專責言官其要在大臣勿用希指生事之人消朋比之私疏奏拱惡其刺已甫三日出為寧夏僉事御史孫丕揚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齮齕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為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 明史列傳

萬歷十八年播州亂御史崔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綎餽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 明史

萬歷二十二年河南大饑巡按陳登雲進饑民所食鴈糞帝覽之動容崇正七年京師饑御史龔廷獻繪饑民圖以進明五行志

先伯父侍御公咏梅云繁英任似火冰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風格隊伯璣云公忠烈之性巳見於此分甘餘話

聞之父祖上祖有官御史者巡按江西道桐歸祭於宗祠自監司以下皆來賓主祭者侍御之從兄也爲庶人不得服輿馬侍御以騶從僕隸擇駿者乘侍御轎而先急下拱立道左及祭畢從兄西向立命取杖衆皆進曰

吉禮成執事者有不共願以異日治之曰過由執事者則舍之矣侍御遂自弛冠服伏地受杖杖已曰吾不予杖是使汝負詬於鄉鄰也且汝惟心懈故至此汝持使節一路數千里待命焉而心常外馳能無誤人身家事乎侍御怡色受教冠服禮賓兄弟各盡歡　望溪文抄

王國掌河南道御史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

語允登意不囬國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 明史

刑部主事吳正志疏言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趙南星張士昌斥政府私人而其黨張與郊助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御史赫瀛集諸御史議令疏糾正志萬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為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 同上

大學士張居正御史丁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 同上

李貞神宗朝御史傅應貞以直言下詔獄貞與同官喬嶽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運司知事 同上

余王父與湯京兆同朝為言官既老致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所咒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為御史大怒捕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 侯朝宗湯御史傳贊

王允成授南京御史時甲第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飈發欲凌甲科出其上當天啟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

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

明史

御史劉之勃出按四川賊入城被執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輔立蜀世子不從遂大罵賊攢箭射殺之　同上

右僉都御史張瑋疏薦原任南京試御史成勇勇與臣曾不相知家居閉户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輩百里不休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聽一辭不輕贖一鍰不受屬吏一蔬一粟無繩悍吏為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開導民以孝弟臣過南中飯教韓顏借成御史惠我南人

難前奉嚴譴宜召為諸御史勸疏上成勇叙用 同上

崇正十五年即墨被兵御史黃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 同上

張獻忠陷衡走永州巡撫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師禦之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死守奸人内應開門迎賊熙祚被執賊脅降不屈囚之永陽驛中閉目絕食題絕命詞於壁賊臨以白刃熙祚大罵遂遇害 明紀事本末

甲申之變監察御史王章并子之栻死難陳良謨許[illegible]

時氏投繯提督北直學校陳純德自縊巡視中城御史
趙譔罵賊被殺 同上

王章字漢臣常州武進人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中營
甲申三月賊攻廣寧門城破遂入守阜成門城復陷公
於城上遇賊奄至呼下馬公張目叱賊槊中公股墜馬
被執問曰降否曰不降賊以刃傷其膝仆地罵不絕口
遂遇害 兩朝遺詩傳

金毓峒授御史崇正十七年命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
抵保定賊騎已逼遂偕邵宗元等共守毓峒分守西城
散家貲千餘金犒士其妻王亦出簪珥佐之京師變聞

賊射書說降衆頗懈毓峒厲聲曰正當為君父復讐敢異議者斬懸銀牌令擊賊者自取衆爭奮斃賊多城陷一賊挽毓峒往謁其帥且罵且行過井推賊仆地自墮井死妻聞即自經其從子振孫罣賊支解之振孫兄肖孫婦陳與侍兒桂春亦投井死 明史

吳縣夏璣父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少年醉行疑為他人及叩門乃璣也父詈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之遂終身不飲後為河南道御史焚黃先塋撫軍覲詣塋所奉酒半卮以進且曰重泉之下樂有恩封少輟其戒無傷也璣悚却之 臣鑒錄

韓城衛貞固開封司李擢御史巡按真順甲申京師陷變姓名為羽衣莫知所往懷舊篇有侍御當年理汴來白日天中吼迅雷晴指大河凭鐵塔月橫高管上吹臺秉驄獨走邯鄲道避暑同傾河朔杯豸冠忽化黃冠去滿砌芝蘭人未回之句 王紫綬輿近園詩選

零陵陳公純德以御史殉甲申之難楚人瘞之湖南會館側京山貧士秦嘉系訓蒙京師積館穀三十餘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之立石表墓 薊邱雜抄

三忠祠在上斜街天啓四年春勅建以祀沁水張忠烈公銓襄陵高忠節公邦佐大同何忠愍公廷樞三公皆

山西人故額曰山右三忠祠張公巡按遼東監察御史高公分巡遼海道何公分守遼海道皆死王事張公初賜大理寺卿後加贈兵部尚書高何二公初贈光祿寺卿後加贈大理卿　楮園雜記

陳侍御良謨按蜀回夜夢拜文山於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為後果殉難　西垣筆記

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新城于孺人隨侍御公王與胥夫婦殉節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可無死于儒人獨不言既而曰妾從君稱命婦矣君為忠臣妾獨不能為烈

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

湯潛菴先生節要

南臺舊聞卷十三

南臺舊聞卷十四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鑒戒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悉問諸生轉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帝鑑圖說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建拜謁因上堂皇約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奏曰監御史

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亡以帥先士大夫臣云按軍法以斬昧死以聞建由是顯名　前漢書

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　咸宣為廐丞遷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　前漢酷吏傳

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

後多得全濟　後漢書

宋孝建時有蘇寶者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謀反不卽開啓伏誅　南史

梁伏挺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為江州携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　同上

元壽上言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開府蕭摩訶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殿内侍御史韓微之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

如不以為非豈闇理識 隋書本傳

權萬紀為侍御史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 唐書列傳

房元齡王珪掌內考績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復上又令侯君集案之魏徵奏謂不可上案之稍急公云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以忠正任使所考既多即有一二不當據為推繩倘錯謬有實未損國家使窮鞫若虛則失體殊甚矣事遂釋不問 天山録

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獨後入憂見顔
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
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悉語於朝常授刺史李思
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
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
腹死項而蛆腐同上
睿宗七年侍御史傅游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
姓武氏擢游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合六萬
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太后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
為周綱目

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張仁愿即敘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直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 唐書列傳

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張鷟及司馬鍠為御史性躁卞儻蕩無檢罕為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 唐書張鷟傳

王旭官數遷常兼御史治獄囚製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懸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之時監察御史李

嵩李全交皆嚴酷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遇䖏值三豹 唐書酷吏傳

李全交酷虐號鬼面夜叉 同上

王弘義遷右臺侍御史賤時求傍舍爪不與乃牒文言園有白兎縣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同上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炅薦吉溫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賢錄

毛若虛以國用日竭數請掊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
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因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
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敬羽毛若虛裴昇
畢曜同時為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
黔中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若虛貶賓化尉死 同上
楊炎惡嚴郢巽已陰諷御史張著劾嚴郢匿發民浚渠
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
帝微知之削著御史人知郢得原皆迎拜 唐書
第五琦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
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耶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

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吏州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 同上

蘇渙少不羈善弓弩時號白跖晩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逾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 苕溪叢話

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虛費太多晏曰私用不窘則官物堅牢矣咸通末有杜侍御者矯其法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皆凍餒船塲遂破䫉運乏絕 [illegible][illegible]錄

唐侍御馬希聲貪縱有買客沈申者往來番禺間廣主

優待之令如北求寶帶卒於汴洛閭市一玉帶乃奇貨也路由湘潭希聲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取其帶此後恒見申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未幾希聲死同上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王奇上言請天下納職田以助振貸帝曰奇未曉給納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外官占田多踰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水旱之際又不蠲省致民無告遂罷奇奏因下詔戒飭之宋職官志

杜衍好薦引賢士王拱辰之黨嫉之衍壻蘇舜欽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妓樂娛賓進賢校理王益柔於席

上作傲歌拱辰諷御史魚朝詢等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臣鑑錄

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刋其名付中書吳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内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宋史列傳

趙積以侍御史出知益會詔度支市錦六千匹積召工計歲織錦幾何裁十數匹止卽以歲所織數上供人自是推能然善眞緣性躁率天聖中厚結劉美人家婢致位樞府命未下人馳告積積急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

中書也聞者傳以為笑 讀史節

蔣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 同上

鄧綰為御史判司農寺綰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人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按鄧綰舉進士大魁乃甘笑罵而博一官厥子洵武遂以父之諂安石者諂二蔡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

以綰為安石之犬則洵武真犬子也臣鑒錄
李定上言青苗之法民便之安石大喜立薦召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
拜御史裏行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擢紊朝制封還
制書詔諭數四蘇頌李大臨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同上
賈易為侍御史時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
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
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
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
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

政弟轍叅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怨誹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諭議者由是薄易 宋史列傳

蘇軾見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為問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 同上

舒亶為御史裏行數起獄嘗論蘇軾以歌詩譏訕時事又言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皆懷姦立黨不可不誅張商英嘗緘子壻文示亶亶即具白謂其干請言路商英故亶所從薦拔者也自是朝士痛恨御史中丞劾其為翰林時受廚錢事疏下大理亶乃偽為錄目以自解法官駁正之帝曰亶自盜為贓情輕而法重詐為錄目情重而法輕用停二秩以懲貪狡 續史節

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蘇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窮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

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逮軾赴臺獄定等治之欲置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捃拾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王珪復舉軾咏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咏檜耳何預朕事軾遂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

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宋史

唐詢子坰父任為官熙寧初上書青苗法不行宜誅大臣異議者王安石喜其言薦為校書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同知諫院既而數論事不見聽因百官起居日叩陛請對力數安石用人變法非是至六十餘條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且讀且論上下皆震悚安石為之請去上意雖寤亦不深怒明日貶監廣州軍資庫知鄂州東坡為詩餞行其於林夫賢否殊無一言及之意亦有在也施註蘇詩

道君時以言官建議習詩賦者杖一百按建言者御史

李彥章也疏以詩賦為元祐學術其意在黃秦晁張四學士而並劾及前代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皆貶之尤可笑宋史

來之邵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譎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迄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紹聖初之邵迎探時指先劾呂大防惇既相擢為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兇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同上

楊畏擢殿中侍御史助呂大防攻劉摯十事幷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為地旣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為頌罪頌罷畏意蘇轍為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為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傾危反覆百僚無不側目同上

董敦逸元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為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其人曰非前日白贀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

民為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汚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同上

劉拯紹聖初復為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黄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顯明正國典又言蘇軾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愜也同上

秦檜秉間擠趙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

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
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
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
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
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
去臣何敢留 同上

哲宗實錄成趙鼎遷僕射呂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
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
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
計諷御史蕭振劾罷之 同上

秦檜以岳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同上

羅汝楫官監察御史諂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死於神像前臣鑒錄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張闡久次喜論事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

足矣檜默然公先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臺臣汪勃遂劾罷公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

臺臣辛炳言張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為無辜以致設秘閣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浚遂落職奉祠炳等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詔浚福州居住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而已　同上

張栻曰謂浚無學無識則可謂之跋扈則不可浚之病正在自以為忠而不知學識耳

侍御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齊愈在圍城中自外至會議所寫張邦昌三字御史臺鞫之賜死或言齊愈論李綱不已綱以危法中之謂上初即位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乃首陳綱罪而罷之浚章不下黃潛善密以付朱勝非綱相凡七十五日同上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劉貴良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

可以餉軍可以任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矣宋史列傳

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於此同上

韓侂胄黨胡紘未達時嘗詣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

山中未乏也及為御史引沈繼祖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吽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僞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諠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别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 臣鑒録

韓侂胄謀逐趙汝愚然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託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之矣侂胄遂嗾御史胡紘疏劾汝愚中云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盖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其奉寧宗以素服登大寶盖其驗也而言者遂執為罪端詔永州安置

張巖為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强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　宋史列傳

劉黼言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用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甘為鷹犬聽其指嗾牢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

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同上

袁樞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其為蒙蔽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

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 困學紀聞

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袁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擢工部侍郎 宋史列傳

劉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户客至無親疎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集英殿修撰 同上

史彌遠用事拜右相陳晦草制有昆命元龜語倪思歎

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語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駭懼今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能無駭乎彌遠怒擢晦侍御史卽劾思遂落職去 同上

寶慶元年梁成大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眞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御史李知孝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

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成令名此
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眞德秀等世指知孝及梁成大給
事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同上
年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
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韡之憾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
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
寫力士脫韡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董宋臣
宋臣怒持二碑愬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
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已降兩官同上
丁大全面藍色嘉熙中以黄緣戚進侍御史嘗劾奏宰

相董槐章猶未下也夜半輒調隅兵百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追驅之出給言與槐至大理蓋恐之也須臾出北關與人棄槐羣譟呼散去槐徐步入接待寺而罷相之命始下遠近傳之無不驚愕者大全嘗為子壽翁娶婦見其艷輒自取為妻世共醜之同上

劉豫僭號八年仍為金所廢豫少無行初入太學嘗盜其同舍生白金盂紗衣已官御史猶為言者發其醜云同上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府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燾執奏曰故事遷

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宋名臣言行錄

別集

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乃令御史陳伯大

請置士籍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

嚴後省覆試法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

人議者謬之廣治平略

周昂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

訕坐停銓金史列傳

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

金酷吏傳

元更鈔法命廷臣集議丞相脫脫見呂思誠言亶頗狐疑未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 元史列傳

李元禮諫止太后臨幸五臺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取前章封奏曰崔中丞私黨李御史為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鞫問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同上

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楊朶兒只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朶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同上

許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旣殁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幷搆浮辭誣蔑有壬幷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同上

星吉爲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同上

馬祖常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得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同上

至正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阿

曾圖曰我博爾术世裔豈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葢御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同上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巳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巳隨詔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萬世玉衡錄

至正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下令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撓國政奏帝宜遷后出於外帝不答元后

妃傳

洪武時監察御史王常奏廬州府同知李順以官倉廳為架閣庫知事趙謙賣馬於民多取其值上曰御史居風憲當持大體乃摭拾小事如是耶皆勿問南京都察院志

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章申一作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唯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同上

陶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製

門帖子賜之曰國朝謨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人榮之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豈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 明史列傳

洪武壬午黜妄言御史趙起元曰國初諸禮多陶安裁定御史以道聽劾安殺哉黜也平小人婞亘之心絶君子中傷之禍獄瀆英靈有餘感矣夫是故忠良彙起而節義日新妄言者不書名名不足書也 明書稗録

薛瑄爲大理寺少卿會有武弁病死其妾有色王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乃誣告妻毒殺其夫鞫問已

誣服公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諂事振諧之振嗾御史劾公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公死罪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無愧焉　臣鑒錄

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御史多過越禮分知府亦自顧闒葺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持巳不屈者御史輙求其小過擅作威福以致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全矣伏乞禁約上命會議申明　同上

宣德四年謫御史沈潤戍遼東潤受金出死罪事覺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時事在赦前特命謫戍明紀事本末

御史戴縉者佞人也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汪直功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無他能工側媚而已明史

成化時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厰命汪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厰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

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覬進故須亘其自陳一事尤亘所喜蓋亘嘗惡商輅李賓難於施行也億言汪亘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且可為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

明紀事本末

湯鼐抨擊閻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劉吉尤不能堪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未幾而吉人之獄起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眾詔獄令自引其黨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其黨則鼐及壽州知州劉槩也槩嘗餽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

人騎牛幾隨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謂朱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概等自相標謗詆毀時政請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詔獄 明史列傳

歙人倪進賢者初知書無行謟事萬安日與講房中之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為庶吉士除御史 同上

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倖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恕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

勿藥而愈　錢子測語

王時中為御史正德初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屬劉大夏閔珪時中詆珪和媢大夏昏耄兩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衆咸咎時中　明史列傳

嘉魚吳獻臣令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言大璫欲修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適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此非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巡按御史惡公為沽直會毀淫祠以私盗材木中公公梏兩手詣訟所士大夫羣泣白公無他御史大慚得釋

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瑾旣止各邊年例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政修舉故軍食自足後為世家所佔以此不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各邊偽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 明紀事本末

劉瑾分遣御史甯杲於眞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於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史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杲等許

攜家任以滅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樂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同上

參政唐錦舟父給事中仁劾劉瑾杖死瑾幷欲害錦舟錦舟罷歸瑾黨御史劉潛者巡按蜀中搆大獄且逮及其僕唐馬故善相人乃亡去與其徒夜半歃血飲酒往刺潛於道至則不刺反奔告曰公勿憂也小人相潛數日內必敗已而潛果敗乃免闇義

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後嵩黨楊順爲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沈鍊俱遺書責之又作文祭死

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會蔚州妖人閻浩等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邊情為患官軍捕獲之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獄上前總督許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楷待銓五品卿 明史列傳

嘉靖中都御史汪鋐劾出差御史王宣譚纘沈奎陳大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

官屬大計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焉春明夢餘錄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盞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投刺十至四五矣觚不觚錄

嘉靖二十六年巡按楊九澤言浙江寧紹台温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

備倭都指揮但兩地官弁不能通攝制禦為難請特遣
巡視重臣盡統海濱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乃命
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
事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紈乃嚴
為申禁又疏言大姓通倭狀以故閩浙人皆惡之巡按
御史周亮閩產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
權又奪紈官羅織其擅殺罪紈自殺自是不置巡撫四
年海禁復弛亂益滋甚　明史外國列傳

嘉靖四十一年命御史姜儆王大任訪求方士及符籙
秘書儆江南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大任畿輔

河南湖廣四川山西陝西雲南貴州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儌大任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儌不自安尋引退大任入翰林不為同官所齒隆慶元年正月言官劾奏劉文彬等已正刑章宜并罪遂奪職 明史

隆慶元年徐階為御史齊康所劾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是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韙其言 同上

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美忠勤剛介

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辯怡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同上

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同上

御史孔儒淸軍里老多撻死楊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請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 同上

王萬祥爲巡江御史居官極廉而性嚴刻搥楚之下有以小過而被重刑者有以輕罪而致殞命者先後之間不下數十未幾得病常有寃鬼前後呼叫僚佐往候之無不聞者數日而死 臣鑑録

御史奉命搜舊軍雎民濫入伍者千人檄盧熙追送熙令民自實得嘗隷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必

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安用牧乃自詰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廹之民且散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熙堅立不動知不能奪乃罷 明史列傳

神宗末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謂之宣黨崑黨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為其書詆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

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謂保定巡撫王國吏部侍郎王圖富平即丕揚也皆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國縉疑書出徐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為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植黨求勝朝端閧然
明史孫丕揚傳

萬歷十五年某御史用紅票買米減半價經紀持票擊鼓告之都御史海瑞大怒欲加懲治諸御史懇求得免乃扶皂隸三十板革役荷校於某御史之門南京都察院志

海瑞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婾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連疏醜詆瑞即乞休遂寢時進士顧允成等抗疏劾寰言瑞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汚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因劾其欺罔七罪後寰復詆太僕卿沈思孝言益狂誕坐謫 明史

神宗末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

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相與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為臺諫者必鉤至門下以為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 明史夏嘉遇傳

萬歷己亥中使馬堂榷清源橫甚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騷然王朝佐負販為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撾中使門請見懼不敢出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為守備負而趨以免御史其懼失中使雖隱其情以格闢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

下朝佐獄棄市州民立祠祀之閩義

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而從令者聽總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沙縣鄧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擾害鄉里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捕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鬭殺傷殆盡懼討遂刑白馬斬血誓衆舉兵反明通紀

明人建京東水田之議莫詳於徐尚寶貞明萬歷時以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至永平一帶相地形覓財

力務南人為倡業有成緒戚畹近侍皆有近畿莊田恐奪其產且議行白糧取自桑梓為後害㗸御史王之棟疏㦖不便上面諭内閣令罷之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河紀

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啓愚以試題勸進張居正申時行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世所宜有後帝從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於外明史

御史黄卷素珠商徐性善賍不盡應上章籍没之翰林劉應秋詈𣸁啓天子好利之端同上

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官軍文煥

求解於崔呈秀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即具疏劾周順昌等以逢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 明紀事本末

張訥擢御史承忠賢指首劾趙南星十大罪并及御史王允成吏部郎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忠賢大喜立除南星等名尋請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諸書院痛詆鄒元標馮從吾余懋衡孫慎行并及侍郎鄭三俊畢懋良等亦坐削奪訥為忠賢鷹犬前後搏擊用力居多忠賢深德之後與兄樸並入逆案 明史列傳

左都御史吉水鄒元標副都御史三原馮從吾萬歷初

建言予杖去里居講學四十年泰昌初徵入掌憲公暇會講城隍廟僉議建書院宣武門內城下御史周宗建董之講堂三楹後堂三楹以天啓二年十一月開講至四年六月罷講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疏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啖不冷不熱之餅乃碎碑暴於門外毀先聖主焚棄經史典律於堂中院且拆矣崇正初倪等伏法院遂以存　帝京景物略

鄒南皋馮少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巡視周季侯成之講學以延四方之士言者詆之不啻巢窟夫京師

縉紳雜沓之地一開講學賢奸並進不能不為政蠹掌科朱五吉郭黙清意在去兩公初不為講學起見然兩公實亦多此一事也黄忠端公說略

魏忠賢惡吏部侍郎李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逵因論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明史列傳

崔呈秀天啟初擢御史巡按淮揚卑汚狡獪贓私狼籍高攀龍為左都御史盡發其貪穢狀革職候勘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哀願為養子忠賢方傾陷諸害己者得呈秀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調中旨復其官

呈秀乃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以閹進同志諸錄斥東林為黨人又進天鑒錄皆不附東林者令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為一空其頌忠賢功德疏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千譏萬罵臣固甘之疏出朝野噱笑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與吳淳夫田吉倪文煥李夔龍號稱五虎忠賢死呈秀知不免已自縊後定逆案以呈秀為首詔戮其屍 同上

高攀龍糾崔呈秀疏臣往來淮揚閭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未有如崔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至於舉

劾失直貪酷漏網兩淮運司譚天相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霍邱知縣鄭延祚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發其餽遺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墦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 高子全書

梁夢環歷官御史父事忠賢與汪文言獄殺楊漣左光斗等出巡山海關會寧遠叙功崔呈秀不獲與夢環力

叙其賢勞劉志選之劾張國紀也忠賢意未逞夢環偵知之遂抗疏極論國紀罪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萁傾中宮其建忠賢祠三疏頌以德被四方勲高百代忠賢敗僅罷官聽勘御史高弘圖言傾危社稷搖動宮闈如夢環及志選劉詔三賊者罪實浮於五虎五彪由是三人皆被逮論死 明史

石三畏初知文登曹二縣大著貪聲以諂附忠賢遂授御史追論京察三變力詆李三才王圖孫丕揚曹于汴湯兆京王宗賢顧憲成趙南星張問達等十五人而薦喬應甲徐兆魁等十三人於是三才等生者除名死者

追奪三畏為忠賢十孩兒之一同上

盧承欽擢御史首劾户部侍郎孫居相等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内同上

門克新擢御史劾右庶子葉燦光禄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倚傍門户且承忠賢旨請逮誅熊廷弼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嘗客廷弼所廷弼死文豸為詩誄之同寅題尺牘亦有追惜語克新遂以誹謗閧兩人遂棄市同上

劉徽由知縣擢御史疏論馮銓有云臣與銓同鄉痛惡羣小之誤銓不忍銓坐失燕趙本色聞者笑之出督遼餉乾沒不貲先後頌忠賢至十一疏同上

智珽幼受業趙南星門授知縣由魏廣微通於忠賢得擢御史遂疏詆南星為元惡先後劾罷禮部侍郎徐光啓等鋋以乙榜起家欲得忠賢歡搏擊彌銳同上

左副都御史王紹徽在萬歷朝素以排擊東林為其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天啓五年紹徽倣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録獻之令按點汰以是益為忠賢所喜既而奸黨轉盛後進妬諸人妨已擬次第

逐之孫杰乃諆使崔呈秀先擊去紹徽令御史袁鯨張文熙詆紹徽朋比鯨再疏列其鬻官穢狀遂落紹徽職

同上

左都御史周應秋生平無操持家善烹飪每值忠賢從子魏良卿過進豚蹄留飲食良卿大歡時號煨蹄總憲

忠賢門下有十狗應秋其首也初楊漣等拷死應秋夜半扣户語其館客曰天開眼楊漣左光斗死矣弟維持

天啓中為御史請刊黨籍盡燬天下書院後兄弟並麗逆案

同上

李藩由知縣入為御史與同鄉給事中李魯生皆為忠

賢心腹孫承宗請入朝藩以王敦李懐光為比承宗遂還鎮朱國正當國不為忠賢所喜藩希指劾去之同官排擊忠良多其代草始與曾生謟事魏廣微廣微去改事馮銓銓寵衰又改事崔呈秀時號兩人為四姓奴出督畿輔學政建祠天津河間眞定呼忠賢為九千歲同上

懐柔縣東南有丫髻山二峰高聳上有碧霞元君祠天啓七年巡按御史倪文煥請建太監魏忠賢生祠於此賜名崇功祠未成而忠賢敗昌平山水記

賈繼春萬曆中為御史以論移宮被黜天啓四年魏忠

賢既逐楊漣等即以中旨召復官至則重述移宮事極言漣與左光斗目無先皇罪不容死與楊維垣霍維華輩深相結納力抵正人且請用楊所修言亟修三朝要典忠賢大喜莊烈帝即位繼春方督學南畿知忠賢必敗即馳疏劾崔呈秀及田吉單明詡李夔龍等給事中劉斯球言其反覆善幻初定逆案繼春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持論亦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眞小人遂引交結近侍律坐徒死 明史

徐大化由庶吉士改御史以京察貶官再起再貶故事大計斥退官無起復者萬歷末羣邪用事文選郎陸榮

卿破例用之後結魏忠賢劉朝為之謀主給事中周朝瑞劾其奸貪御史張新詔抉其閨房之隱大化頗愧沮已承要人指力詆熊廷弼益與魏廣微比助忠賢為虐疏薦邵輔忠姚宗文郭鞏等十三人即召用楊漣等之下獄也大化獻策於忠賢曰彼但坐移宮罪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忠賢大悅由是諸正人皆不免後入逆案戍死 同上

畢懋康與族兄懋良並有清譽懋康為巡撫之歲懋良亦擢總督倉塲魏忠賢以懋康為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逵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

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同上

崔景榮屢忤忠賢措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爲具揭尋以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媢奸邪而邀後福得旨削奪爲民崇正改元復職同上

莊烈帝初立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爲別白長山劉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藩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

快而御史袁弘勛高捷史𦳝本由維垣輩進身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弘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且極詆鴻訓會給事中鄧英盡發弘勛贓私帝怒落弘勛職候勘已而高捷言鴻訓斥擊之非謬王焚燬要典以便孫慎行進用史𦳝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遂罷去　高捷史𦳝既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為首輔錢龍錫所扼兩人大恨逆案之定半為龍錫王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煥殺毛文龍事聞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錫罪𦳝後上疏繼之時羣小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

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 同上

御史高捷史𡎺素憸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左都御史曹于汴惡其人久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與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 同上

督師楊嗣昌奏撫臣宋一鶴咨報承天府誦經蝗死荊門知州沈廷祉報誦經蝗死宜城知縣陳美報誦經蝗死江陵知縣何至孟稟稱誦經得雨蝗變為魚蝦華嶽

之神應若此皆按臣汪刊行頒布之效也疏中且有蝗死賊豈復活之言直令人讀而掩口耳　吳次尾偶記

召考選官時敏等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初敏今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通周延儒自奏固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曰安能以獸補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改給事中　明紀事本末

田間先生墓表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為御史大駭方

命停車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寮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為病顛而舍之 望溪文鈔

崇正十五年上語輔臣往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公署前後皆通賓納賄每奉使富可敵國宜重懲遂逮福建巡按李嗣京 明史

李自成圍承天犯顯陵巡按李振聲守陵迎降賊列之上班振聲自以為與賊同姓肩輿出入營中揚揚自得賊將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 明紀事本末

十七年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蘇京託言塞太行道先遁去俄兵變兵執京披以婦人服令插花行稍遲輒扶之以為樂賊至京即迎降明史

南臺舊聞卷十四